



本刊已呈請登記

主編人 姚文甫 嵇雪文 王蘭西 嵇文甫

發行所 風雨週刊社

社址 開封同樂街四一號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三個月一元二角五分 半年二元五角 全年五元  
外埠加郵費每份一分

(墨遺生先迅魯集)

# 風雨

每星日期 出版期 第八期

## 投稿簡約

- 一、本刊各欄都歡迎投稿，文字要通俗，內容要切實。以兩千字為最適當。
- 二、來稿請註明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 三、來稿請直寄開封同樂街四十一號風雨週刊社編輯部，勿寄交私人。

廿六年十月卅一日出版

# 我們對於九國公約會議的態度

## 調解和抗戰 劉國明

現在在國際上是沒有道義公理之可言的，尤其在代表資本家利益的各國政府之間。它們和重利的資本家一樣，看事情專從本身利害上着眼，道義公理，只是一種險譜。

九國公約簽字國內就要在比京開會，在這開會的前夜，我們從各國外交家，尤其是英美代表口中，就聽到一片調解聲，雖然就大勢上觀察，調解絕不會有成功的希望；雖然日本已決定拒絕出席，以免遭受束縛，雖然各國民衆一致譴責制裁，但在國際上還是調解呼聲高於一切。

外交家們說：「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是爲了阻止戰爭，保持和平。我們應把和平看得重於一切，所以目前只能進行調解」。

其實，和平必需建立在國與國間真正「和」與「平」的關係之上，方能穩定；否則只是苟安，苟安是不會長久的，結果還是戰爭，這道理各國外交家都明白。但爲什麼在一個國家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土地被別一國家的鐵蹄蹂躪的時候，不去抑強扶弱，恢復和平，而却在高唱調解呢？簡單的說一句，就是侵略者的軍事行動，還沒有損害着它的牙眼，所以尚希圖苟安。外交家口中的「和平」不過是「苟安」的變相。

中華民族是愛好真正和平的民族，因爲愛好，所以在和平喪失的時候便要用力求取，雖擲熱血頭

顛亦所不辭，現在的對日全面抗戰，正發揮了我們這種愛好和平，爭取和平的偉大民族精神。

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和人類真正的永久的和平不可分離的，除非中國獲得獨立解放，遠東甚至全世界便永遠不會有真的和平。

三四個月來，我們千萬萬英勇的同胞，爲着祖國的解放，爲着人類永久的和平，在魔鬼的砲火下捐軀殉道。這些血必須換得永久的和平，才有意義，決不容再爲子孫留禍根。

假如這次各國外交家口中的和平，不只是險譜，而乃和我們所爭取的和平，含有同一意義，那我們當然可以接受調解，否則便只有用更堅決的抗戰去爭取。

寄語列強，全中國民族都着爲人類真正和平而上十字架的決心！任何妥協苟安，足以防害我們生存和發展的調解，都必爲我們所堅決拒絕！

## 本期要目

- 我們對於九國公約會議的態度：劉國明等
- 反對教育界的神行太保：范文瀾
- 關於「抗戰到底」底經濟建設：佩文
- 日本政策與抗戰前途：劉興唐
- 恐日病的消除：嵇文甫
- 歡迎鐵的抗日軍(報告文學)：魏伯
- 北平學生移動劇團在濟南：荒煤
- 沉默的凱旋：王余杞
- 戰時的報人和報紙：殷元章
- 是否還要反帝反封建：姚雪垠
- 第二戰區總動員委員會工作綱領

國立中央圖書館



## 我們的三原則 宗荻

第一，我們對於這次的對日抗戰，必須具有最大的決心，不因軍事上稍受挫折而喪氣；第二，我們無論失敗到怎樣地步，絕不訂城下之盟，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第三，我們應自信：惟有抗戰到底，爭取了最後勝利，民族國家才可以得到自由與解放。

這三點，是我們必守的最高原則，我們不能搖尾乞憐，我們不能委曲求全；事實上我們忍辱了多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侵略，壓迫，屠殺，並未放鬆一絲一毫；我們委曲了多年，結果土地喪失了幾千里；鮮紅的血的教訓，使我們不能再做苟延殘喘，徐圖準備，待機而起的糊塗夢。我們要根絕一切懼怕犧牲的退讓心理。

惟有侵略者才需要調解，被侵略者絕不需要調解。調解可以使侵略者獲得利益，被侵略者若接受調解，必定吃虧。吃虧的事，我們絕不能做。要曉得在此關頭倘再忍受下去，便永遠不再有的機會，更要曉得敵人絕不會讓我們再作充分的準備，即讓我們偷偷準備一點、敵人的準備一定比我們更外充分，如果認清了這一點，那末對九國公約簽字國的這次開會，我們祇希望歐美各國羣起制裁日本軍閥，徹底而又大膽地協助中國抵抗暴日的野蠻侵略。我們絕不接受任何有條件的調解，我們要求九國會議援助我們，打倒日本軍閥，使日本軍閥勢力無條件的退出中國領土，為人類前途開一條生路，為世界和平幸福奠立一塊基石。

## 戰勝而後言和 非白

九國公約會議，在英美決心維護「正義」的怒吼下，已行將開幕了。素以關門主義為自得的英國，現在突然和老狐狸的英國攜起手來，要對瘋狂的侵略者予以嚴厲的制裁，這是十數年來來有的現象。正因如此，這個會議的舉行，已擁有相當地壓迫力量，所以全世界的人士和全中國的民衆，無不熱誠地注視着牠，並祝牠成功。

這個會議的成功和失敗，是全世界和平的試金石，同時，也是使中國抗戰的前途走到屈膝，或堅決抵抗路程的重要關鍵。

我們熱烈地歡迎全世界以平等對待我的民族，給我們的正義的援助。但我們要知道國際援助的力量，是從我們自身堅強的戰爭，是從我們和敵人的肉搏中，才能發生出實際的效果。想苟且偷生地求得人家的援助，這是自取滅亡。

這次英美迅速召集了九國公約會議，堅決的主張對日本壓迫，一方面是由於我國全國大團結的完成，和全面抗戰的英勇表現；但另一方面，因為英美在中國的大財源，已看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巨掌捉去。於是不能不向正義求救，對侵略者施以打擊，好仍維持着在中國利益均沾的局勢。

九國公約會議果然能與日本帝國主義以嚴厲地制裁嗎？這是每一個中國同胞應當思考和探討的。如英美果能為正義堅決奮鬥到底，是不難使日帝國主義屈膝的。但我們知道，英美

帝國主義中間矛盾一時是不能消滅的。同時，英美與日帝國主義間的關係，也並不容易毅然斬斷，在這種互相磨擦矛盾的局勢下，將整個的反映到九國公約會議中。

英國的外相艾登，已預先說明這次會議的結果。在這次的會議上，英國的態度，仍是和平方式而求得遠東的和平，歷史的教訓早就告訴過我們，和平的方式解決糾紛，是只能使被侵略者妥協投降，並不能予以打擊者以打擊。『英國勞工反對黨的領袖阿特都氏，也將英政府對中日間通解決的內幕揭穿。他說：『指出政府對中日問題之政策，似在欲使侵略者之欲攫取整塊麵包者，是否可使僅取其半塊』。

阿氏的話，已召示了我們九國公約會議的結果。九國公約會議，是使我們走上屈膝，或堅決抗戰路程的嚴重關頭，我們每一個同胞，現在對於內外要有深切地認識。『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我們只有在繼續的抗戰中，才能求得國際間的真正的援助，才能粉碎國際間的一切陰謀。

### 關於調解問題 徐述之

九國公約會議已經決定在十一月三日開始舉行。除了日德義波蘭和暹羅以外，全世界各國沒有不希望這個會議可以阻止日本對華的侵略，恢復遠東的和平。一切人道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三民主義者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也都希望着和平的到來。一切中國人，從面對着黑暗勢力，渾身發抖的懦夫到渴求光明，努力前進的戰士也都不會有反對和平。但是這些國

家和這些人們實際上所認定的「和平」却彼此不同。英美所希望的和平是：只須日本停止破壞性的軍事行動，恢復遠東國際貿易的常態，他們也就心滿意足了；至于停戰以後，日本從事于「殺人不見血」的對華經濟侵略，那就不是他所願干涉。法蘇所希望的是「集體和平」。他們很想推動全世界一切反侵略勢力，打倒一切侵略國家。瑞典、挪威、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在英美勢力支配下的國家或殖民地是以英美的意旨為宗旨。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等等在法蘇勢力影響下的國家是依照法蘇的外交活動來活動。人道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是為了怕見別人流血，尤其是怕血流到自己頭上（正像猴子看見人們砍掉鷄子頭，雙手掩着雙目一樣），主張不要打仗。三民主義者和一切社會主義者是想運用一切反侵略戰爭的力量，在外交上，軍事上等等方面努力奮鬥，爭取永遠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到來。中國的一切懦夫們，甚至于「儒」到變成漢奸或準漢奸地步的人們，是為了個人身家生命財產着想，只須日本還不會殺到自己面前，便沒關係，也主張中日問題和平解決；至于東三省，華北同胞的被人凌辱，呼號求救，儘可以塞耳不聞，閉目不看。中國的一切戰士們是為了促成整個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實行中山先生「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種寶貴的遺囑，也不反對九國公約會議；但是，另一方面，對於這個會議並不敢存什麼奢望；認定真正的永久和平只有在展開反侵略的戰爭中，纔能實現。

總之，人人心中所說的都是「和平」兩個字，但是大家所認定的「和平」的內容（本質）都大不相同。究竟那一個和平是我們所該實行的？所該努力爭取的？盼望大家離開自私自利的立場，排除一切不正當的感情或衝動，平心靜氣的想一想！

## 固守外交陣地 紹良

為解決中日問題由九國公約簽字國所召集的新遠東會議，就要在北京開會了。這次會議，無論日本的參加與否，要之「調解」與「制裁」，當為會議中之必然的程序。會議之結果如何，固然要看諸友邦的努力和決心；但我國既為主事國之一，則我國的態度，自然足以左右會議的形勢。所以我國在這次會議中的對策，要出於主動，不要落為被動。我們要確定自己的立場，規定我們至低限度的要求，不折不扣，堅持到底，任何的挫折，我們不怕，一切的困難，要想法排解，用主動的外交，來左右會議的形勢，以求得到最後的勝利。

中國這次對日的堅決抗戰，為的是要清算這六年來日本侵略我國的血賬。我們是為求國家的獨立而戰，我們是為求民族的生存而戰。我們的土地，不許有絲毫的割裂，我們的主權，不允有絲毫的損喪。「維持領土主權的完整」，是天經地義的原則，也是絲毫不可更易的外交立場。中國今日的要求，最低的起碼的限度，也要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低過於這個限度的任何條件，都不能接受，並必須反對。

論者每以為東北四省已竟為日本佔領了六年，如果要她輕易的讓出來，那是件極不容易的事。因而懷念着，如果透過國際的調解或制裁，能恢復遼瀋滿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或者進一步使日軍退出長城以外，也就可以結束了這次戰爭。同時好藉此機會，再事休養，以待時機到來，再乘機而起，這是苟且偷安的心理。須知這次中國對日抗戰，乃是中國最後的一次戰爭。要不是利，就是滅亡，其他無第三條路可走。設若中途妥協——即如恢復遼瀋滿橋事變以前的狀態為滿足，則無異於變相的承認了東北四省的已非我有。又何況日本向不顧國際的信義，難保她不撕破條約，捲土重來，日本給與我們的教訓太多了，我們是不能忘記的。所以蔣委員長說：「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實在是明智之言，是要每個人切記着的。

論者又每認為這次中日戰爭，是兩國的「你死我活」的戰爭，不是中國勝利日本滅亡，就是日本勝利中國滅亡。因而懷念到中國固然要死力掙扎，可是日本也決不肯輕易敗北。為此不說中國有力量支持與否？就是能支持的話，結果恐亦不是中國勝利而是兩敗俱傷。這種想法，也是沒有澈底認識事態的真像。這次中國對日抗戰，勝則存敗則亡，是極明顯的道理。可是在日本則不然。中國決沒有滅亡日本的野心，我們但求能與友邦平等的並存，於願已足。所以日本縱然失敗了，不過是消滅了幾個軍閥和資本家，大和民族依然有建國的可能（不過國家的性質要改變的）。所以這次戰爭，在日本說，並不是中國勝利日本就一定滅亡的戰爭。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估計到日本的武力並不堅實，戰爭的心理並不決絕。中國只要能持久抗戰，日本是必然失敗的。

明瞭了以上所講的情勢，我們就要抱定必勝的決心，免去一切畏縮的思念。在內部要竭力充實抗戰的力量，維持抗戰的持久。用「持久戰」來滅殺日本的強暴，消滅其兇惡的氣餒，促其失敗的速現；同時在外交上，也要堅守最低限度的立場，絕不退讓，絕不妥協，不怕任何的挫折，克服一切的困難，運用抗戰的外交，固守外交的陣地「領土主權的完整」，促成抗戰的勝利，獲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

# 反對教育界的神行太保

范文瀾

昨天(十九日)風雨社主編人要我給非常時期教育問題專號寫一篇文章，我們當文章匠的，自然毫不猶豫地把這個定貨單接受過來，回到家裏趕快加工製造。拿起必要工具——紙墨筆——正待動手，忽而靈機一動，想到我這「虔修古方，如法泡製」的出品，保是銷路不妙。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似乎根本沒有非常時期存在。拜懇讀者不要立刻罵我混蛋胡說，讓我就說理由再請賞罵。九一八以前，不用提了，九一八以後，是非常時期麼？那爲什麼一般人依然醉生夢死，歌舞昇平呢？不是認爲「尚非非常」的證據麼？就是先知先覺的教育界人士，除了在公文上偶有一時動過些筆墨，報紙上曾經排列過若干字句以外，何嘗有所謂非常時期教育的實施呢？這不是教育界人士，也認爲「尚非非常」的證據麼？自從盧溝橋事變發生，是非常時期了麼？我雖然整天坐在小屋子裏，聞見有限，但也並不感覺到教育界有什麼澈頭澈尾革新的大策略發表或暗中實施，有之，也止是些改頭換面零零碎碎的辦法。老實說起來，土地尚未失去的一瞬以前，總是認爲「尚非非常」，大家少安毋躁；等到失去了以後，大家一跑了事，那剛才認爲「尚非非常」的地面上，成了非常呢，還是依然「尚非非常」，誰也不暇勞神去研究了。如果這話還有些理由，那末，中國教育界沒有「非常時期」，而是止有「尚非非常時期」了。在「尚非非常」的時候，想發賣非常貨物，好比八九月賣狐皮，火爐，

正二月賣冰塊，蕉扇，雖說夏冬兩季總會到來，究竟略嫌早些罷。所以我決計擅改定貨單上的規定，另製些應時物品去風雨社交貨。

因爲保定的潰敗，太出人意料之外了，所以一般人對軍隊抗戰能力，不免帶些懷疑心理，再加以報紙上宣傳敵機轟炸如何慘烈，潛伏的漢奸百計造謠惑衆，更使居住在開封的人士，發生神經過敏的恐慌心理，日本強盜看透了中國人胆子欠大，跑騾顛動，所以除開有目的地轟炸軍事地帶不算，還要轟炸普通城市，甚至放下幾個不會爆炸的年度德劾式炸彈，嚇怯懦人快快逃跑，好達到他擾亂後方的目的。這幾天開封車站上確係表現了動搖的狀態，教育界似乎並不例外。我廁身教育界，對這，實在覺得有些不很光榮。我們不是聲聲喊着擁護政府堅決抗戰的政策麼？我們不是自稱而且也被稱爲社會的中堅分子麼？我們不是深惡痛絕前方將士作戰不力，輕易後退麼？我們不是藐視對國家冷淡的人，當作涼血動物麼？爲什麼飛機影子還沒有見，就嚇得想趕快逃出開封城呢？

我贊成城裏老幼婦孺早些送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但絕不贊成教育界中青年壯年人士，平常儼然自命爲社會優秀分子，甚至有人在爭奪利益的時候，惟恐人家不認識他的優秀，盡量把自己的優秀表現到百分之二百，恨不得站在任何人前面，被天下公認爲天下之獨秀。一到國家遇着危難，正待優秀分子全體動員，出

力挽救，忽而改變態度，成了向後轉的優秀者，真有些「鄙人不敏，竊爲先生不取也」。我們知道國民是構成國家的分子，與國家休戚相關，何等密切，凡是妨害國家政策的行爲，都得竭力避免。敵人希望我們後方擾亂，我們該用鎮靜答復他，敵人希望我們長敵如虎，我們該用不怕死答復他。敵人所希望的，我們都用恰相反的行爲答復他，這也就含有「全民抗戰，迎頭痛擊」的意義了。所以我們安居在城市裏，被飛機炸死，一點不算冤枉，因爲我們在後方抗戰而死，和前線壯烈戰死的將士，同流寶貴之血，有什麼不值得呢？輪船在大海中遇險，船長照例把客艙都封鎖起來，按着次序分批送上救生船，能救多少就是多少，絕對不許亂跑亂鬧，因爲一亂也許連救生船都翻了，全船同歸於盡。

現在開封是不是已經過了險，大是疑問，即便假定他確已遇險，也得遵守脫險程序，讓別人逐漸退去，無論如何，輪不到我們有先退的權利。理由很簡單，因爲教育界人士(包括初中以上學生及各級教職員)是負着「咨爾多士，爲民先鋒」的責任的，難道我們多年來向總理像行最敬禮，靜默三分鐘，高聲唱黨歌，實際還沒有真正被感化麼？難道這爲民先鋒四字該作比無知愚民逃走更快的解釋麼？教員以教書爲職責，學生以上課爲職責。如果放棄職責，聞風躲避；這與前線不肯將士不戰而潰一樣的罪不容誅。我近日所聽到的談論，幾乎沒一個人，不痛罵前方奔逃的將士該殺，而自己却動搖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的程度，即便





# 關於「抗戰到底」底經濟建設

佩文

「抗戰到底」底「犧牲到底」已經是到處高呼，聲播雲際，但是怎樣才能「抗戰到底」，這在經濟上是有主要決定作用的。

社會經濟結構發展到資產主義的現階段，在戰爭上也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起了質的變化，從前那種嚴陣以待勝負即決的局面，現在却是隨地布陣，前後並重；從前那種匹馬單槍衝直撞的平面打法，現在却是二葉飛機，兵士可以從天上落下。從前一把大刀可以終身為用，現在却是幾千粒子彈幾秒鐘即可化為烏有。從前那種兩國交兵，別人無與，現却是打起仗來，舉世震動，……總之資本主義時代的戰爭和封建時代的戰爭在戰術上，政治上，經濟上，都有絕對不同的意義。

我們知道：在現在戰爭中物力的消耗，會造成了驚人的數字。當歐戰德國所遭遇的慘敗，就給他一個這樣深刻的教訓：「一個國家戰爭勝負的把握，就憑其貯藏財富的多寡來決定」。（當然在今日說，還須要和政治上發生有機的結合）。

當我們發動全民抗戰的今日，誰都知道我們若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就得抗戰到底，但是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們就須：配合着戰爭的需要來建立戰時經濟。

所謂戰時經濟，就是因為戰爭爆發後，在社會經濟方面要起一個非常大的變化，這個非常變化的要點，就是：必須施行統治經濟的計劃生產。但在這上面，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和一個

個農業封建經濟的國家裏面是有不同的意味的。現在我們民族解放底革命鬥爭的火把，業經燃起，我們進一步更應該如何來完成這個偉大勝利必經的道路。

第一先就金融方面來說。當歐戰的時候，英德法諸國因為戰費籌措無着，都採取了通貨膨脹政策。這種通貨膨脹，實際上是給人們加上了一筆間接的稅收，這樣造成的結果，便是：物價騰貴，人民生活愈形困難，使貨幣（紙片）發行的流通額數，與生產額數，相距太遠。這種辛酸的味道，恐怕英德法諸國的人民領會的最深刻吧。然而英法德諸國的當局並沒有看到這個惡性的結果，但是為他們當時沒有合理的經濟制度，便不得不出此飲鴆止渴的下策。那麼在我們抗戰的今日，應該如何呢！無異講的，我們為了生存作最後的鬥爭，任何苦痛都是能夠忍受的。在某種必要的時候，通貨膨脹政策，政府是可以權衡輕重，小心的施行。不過我們須得強調指出的。是：通貨膨脹政策，在積極方面，必須和生產有機的結合起來。這個有機的結合，就是把這一部分錢財用到生產方面，如冒險的貸款給中農，貧農，一至於佃農。或者抽出一部份建設工廠，以及軍火製造廠等。這樣以來便無異是從大衆身上抽出了一筆錢，再把這一筆錢用到生產方面，同時大部份的中農貧農以及佃農，若能得到貸款，那麼在通貨膨脹物價昂貴的場合下，他們也不至受到太大的損失，而至動搖整

個的農村經濟，再者對於低價薪金生活者，以及依賴工資生活的工人，也應該比例的提高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費。

第二我們必須認清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在我們的國家裏面，大部份還保持着殘餘封建經濟的剝削，所以農村經濟，特別的落後。在抗戰期間，我們對於土地制度，若不加以前後的改革，那麼我們不但不能動員廣大的農民羣衆到抗日的陣線中來，反而在封建的剝削下會動搖了整個的農村經濟。因此我們必須要解決這一個嚴重的土地問題，徹底的調整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如起碼的辦法，實行累進稅，減低地租，廢除苛捐雜稅，同時還要救濟失業的勞苦大衆，與流離失所的流離難民，使大多數的貧農佃農等生活上得到相當的寬裕，藉以增加他們的生產能力，來充實我們的國庫。誰都知道法國資本主義所以能夠迅速的發展，就是因為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土地問題得到了部份的解決，把一部份農民從莊園中解放出來。因此，土地問題的正確解決在抗戰中不但在積極方面能夠增加生產的總額，並可在消極方面制止地主們驕奢淫佚的無謂消耗。

第三，所謂戰時經濟的首要意義就是要配合着戰時需要而實施計劃生產，那麼像一切不必要的奢侈品，不但要限制生產而且要根本取消，把一切奢侈品的製造工廠，用政府命令強制生產戰時生活日用的必需品，並且對於經濟的整個生產，分配，消費，作精密的計劃，使一切生產合理化。這精密的計劃，就是統治經濟的重要前提。不然多餘的生產，或者特有的缺乏，都會有損於我們的抗戰力量。

第四，和生產須要取得適當的配合的便是交通，並且交通在抗戰中有兩種作用：一方面是軍事的，一方面是經濟的。關於軍事方面交通的便利，可以使軍隊調動靈活，加增作戰的力量。關於經濟方面，交通的便利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當然經濟的發展，也可以起決定的作用，使交通便利。但是我們為迅速的開展戰時經濟，應該有計劃的和交通有機的配合起來。假若交通不便利，戰時經濟的完成一定要特別的遲緩。很明顯的，貨物的生產，分配，與消費，若沒有便利的交通作前提，計劃生產就不能徹底實現。

第五，我們為了建立戰時經濟，對於政治機構就必須適應着非常時期的特殊要求，加以改革，因為政治對於經濟是有着反作用的，尤其是對於計劃的戰時經濟，它更有着主要的決定內容。假設政治非常腐敗，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聯成一氣，那麼戰時經濟的許多重要任務就決不能徹底的執行。現在官吏貪污的仍不乏其人，他們和地方劣紳聯合一氣來魚鱗民，在這樣的形勢下，怎麼能夠完成全民抗戰，又如何能夠建立戰時經濟？所以我們對於政治方面在抗戰中的唯一要求是須廉潔化，開明化，但怎樣來達到政治的廉潔與開明，這用一紙空文的公文決不能保障，拿人格作測量更不可靠。最好的辦法是政治民主化，遵循三民主義的政治路線，把「政權」切實的交與人民，如在中央政府，可以廣招各方面的公正廉潔人材及孚民望的民衆團體領袖，同時在地方政府方面，也要廣集採納地方民衆領袖的政治意見，但這種民衆領袖決不是政府委任的官吏，而

是民衆自動組織的合法團體的領導者。並且在戰爭中，有些地方是需要用政治的壓力採取斷然的處置，如改革經濟制度，平抑物價等。關於這一點，就拿最近的麵價來說吧，洛陽比開封每袋要貴一元多。陝州因為用了政治力的制裁，陝州比洛陽每斤饅頭就便宜二分錢，像這樣的情形，全是奸商們囤積居奇，從中操縱，政要在這些地方就要用斷然的方法，加以處置，方可使人民生活，得到一部份的解決。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也發生過這樣嚴重的問題，結果由當局槍斃了大批私行買賣的奸商，物價才

## 日本政策與抗戰前途

劉興唐

被維持住了。所以在戰時經濟建設，需要強有力的統治政治，更需要開明廉潔的民主政治，這兩方面，是絕對不違背的。因為強有力的統治政治的前提條件，必須是民主，就是完成抗戰的民主集權制。

同胞們，死亡已將降臨到我們的頭上，敵人的槍口已對準了我們的胸膛。那麼我們得掙扎，要從鬥爭中取得我們的幸福，即要堅決的抗戰到底，同時更須在我們的領袖的意志的領導之下來完成「抗戰到底」的神聖任務！

大多數人對於抗戰前途總抱着一種悵惓心理，好作過於樂觀的推測，——希望馬上引起國際戰爭，引起日本內部的革命。因為如此，所以往往會發生許多謬誤推測，把不嚴重的事件，看做嚴重事件。這樣一來，事實的演變，當然不會和自己的理想符合，於是便垂頭喪氣的覺着前途滿成了黑暗，而悲觀起來。更或者把事情看得過於樂觀，不肯自己努力，一讓它自己發展。這種劣根性是每個人最容易犯，而且不容易避免的。可是在現在我們却必須把他改掉，因為那是和抗戰不利的東西。

對一種事件的批評，首先應該把頭腦冷靜一下，把他前前後後，左左右右一切的關係都要加以考慮，然後才不致有把小樹芽當做棟梁看的誇大危險，這便是所謂客觀的立場。日本自身，顯然的具有三種病症。第一是

他本國自身的隱疾。因為他是個帝國主義，所以他的社會內部就包括有很多吃不飽穿不暖生活上海辦法的羣衆。這些窮苦不堪的人民，時刻刻都在想辦法來推翻他們的現政府，另建設能改善他們自身生活的新政府。這一部分人便秘密的結合成組織，他們的革命是一種必然的，就讓沒有我們的抗戰機會，將來也一定要爆發的。

第二，是殖民地與宗主國的衝突。日本國內，除了被壓迫的窮苦工農以外，還有許多被壓迫民族，——朝鮮人，台灣人，樺太人，南洋委任統治地人，關東洲人，差不多佔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把東四省也計算在內，則差不多佔了總人口的一半。這些被壓迫民族，也是無時無刻不在想脫離他們的宗主國獨立起來，而且在過去已繼續不斷的進行了。

第三，統治者自身的矛盾。日本統治者自身在對華政策上雖然都是侵略，可是其間還和緩進的區分。少壯軍人主張像狂風暴雨一樣馬上就把我們中國吞滅，而元老派却主張慢慢的用較和平的方法把我們一步一步征服。這兩部分人，各守門戶之見，時常引起衝突。

因為他具有以上三個病症，所以在我們抗戰不久的期間便都爆發出來，——工人們把製油機焚毀了，學生們圍住政府要他們宣佈侵華的真意，朝鮮民族發喪亡國紀念沉痛宣言，台灣組織自己革命的隊伍，東北義勇軍到處活躍，宇垣大將被刺等等便接踵而來。這些本都是日帝國主義的致命傷，我們可以說他身上已經千瘡百孔了。可是我們萬不要因此而沾沾自喜，我們應該把這些都作一種更進一步的觀察。

日本的工農羣衆是不是要借助於我們抗戰的機會而發動他們的革命呢？那是不一定的，因為帝國主義者也有他自己的辯護人，有他們的擋箭牌，有他們的驅使者，——工人貴族。他們以望梅止渴的方法來欺騙他們的人民，把中國當做一塊肥肉，告訴他們說，滅了中國，大家一定都有飯吃，都有工做，什末困難都可以解決了。整天肚子餓得咕嚕咕嚕的工人，哪顧得前思後想，況且還有他們的走狗替政府辯護，有幾個不垂涎三尺呢？

被壓迫民族，同樣是不會因為我們一抗戰，馬上就掀起大規模的們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在被壓迫民族中，也有許多民族蠢賊，早成了帝國主義的爪牙，最明顯的如賣白面嗎啡和幹走私的朝鮮人。他們早已把天良喪盡，不顧

整個民族的利益去替人家做走狗，從事滅亡自己種族的悲慘工作。況且日帝國主義也並沒有把這種事情輕看，一方面進攻中國，一方面還預備着部分實力來防止他們暴動。被壓迫民族中的革命分子，已竟飽嘗過帝國主義對他們的辛辣滋味，所以難有嚴密組織，可是不等到相當機會，沒有十分把握時，他們決不輕易妄動，白白犧牲自己的實力。

至於他們自身統治者的對立，那更容易消滅了。他們的目的是——只是所採手段不同而已，只要他們能看見這條路也走得通時，這種矛盾便會馬上消滅。所以在日本內部雖然宇垣大將被刺一次，可是元老派已向政府提議要求作一整頓的有計劃的侵略了。

這樣說來我們所希望的日本之崩潰豈不是絕望了麼？不然，絕對不然，我們還應該把這些事和我們的抗戰合起來看，日本的政變，和我們的抗戰在目前是脫離不開的。日本的政變是必然的，好像一鍋水必然會變為水蒸汽一樣。而我們中國的抗戰就好像一把火，我們的火燒得愈旺，他的水蒸汽便變得愈快，如果我們不燒了，再碰到一個冷天，那水便變會結成冰凌了。所以日本的革命，是他們內部的自然成長的果實，我們的抗戰是一個外部的大的推動力。我們雖不是他內部革命之主要因素，可是我們的抗戰却能使他內部的革命過程加速或遲緩。

爲着明顯起見，我們不妨把事實作一具體的分析。就他內部的工農羣衆來說，一部分聰明的早就知道侵略中國於他們只有害而無利，決不受他們的欺騙，可是愚蠢的總抱着戰勝後

改良他們生活的妄想。如果我們能努力抗戰，長期抵抗，不消說日本工人的生活一定更壞，日不了生。生活上的困苦一定可以使他們自己覺悟，反戰運動便風會起雲湧的爆發了。如果我們作戰不力，自取滅亡，那末日本獨佔我們的市場後，相對的總可解決她目前一點經濟恐慌。工人都有工作做，有飯吃，於是國內的革命情緒，就可暫時安定下去。

從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來說，也是一樣。民族諷刺是少數的；革命分子，都眼巴巴的望着我們打勝仗，他們是要待日本筋疲力盡時馬上起來的。所以被壓迫民族之是否馬上起來，全視乎我們的抗戰能力如何。如果我們處處表現無力，人家當然不肯趕着上這種當。

日本政黨矛盾之擴大或消滅，和我們的抗戰也分離不開。我們如果儘管失敗，元老派雖欲固執已見，也沒有口實可借。如果我長期抵抗，使敵人師老無功，那時他們的問題便都要發生了。

總結果起來，我們對一切事物不能作孤立的觀察，應該把他們都聯繫起來。日本的革命，固然需要我們的抗戰去推動，可是另一方面，我們還須知道日本政變之反作用。日本政變又成爲我們抗戰勝利之重要條件。

最後一句話，我們的道路只有我們自己去創造，我們的勝利須由我們自己去決定。社會是人類的一切機會都需要人去推動，如果我們認爲那是一種必然，自己便坐待機會，那便等於束手待斃，便是自己向墳墓中走。起來吧！我們要洗除去過去一切卑污的僥倖心理！



# 歡送鉄的抗日軍

魏伯

是一個很黑的夜，雲彩把天空遮得緊緊地，沒有半條縫。已吃過晚飯。靠着散在柳枝叢中的燈光，才能分辨出在操場上散步的人羣。西邊，從決死隊的宿舍里，飄出偉大雄壯的歌聲。有一隊正唱「大眾的歌」這個歌，唱到半道的時候，西北邊的牆角里有幾個同學輕輕地但是興奮地下去。

新從石家莊來的同學，正給我講着那里被炸的情形。一個人突然從他騎着的車子上跳下來。

「喂，你們是平津流亡同學嗎？歡迎八路軍呵，你們……」

「八路軍」？不等他說完，老李便問。

「在什麼地方」？在利利地方散步的同學馬上跑到這里來，圍着這位騎車子的先生。他告訴我們，八路軍的兵車已停在同蒲車站上。

「去車站呵！」

「擁護抗日軍……」好幾個人都在大聲地唱起來。

老李跑到同學會辦公室，抓住楊禿子（我們的隊長）的臂膀就嚷，「吹哨子，八路軍……」

大家都很快地從屋裏跑出來，百多個人的隊伍，馬上站齊了。老戴把同學會的旗子高高往上一舉，大家便出發了。步子帶着一種由於興奮而生的急燥。

「八路軍可來了！」

「快走，也許車會馬上開走！」

誰都恨不一下飛到同蒲車站上。

在戰爭中過了十年，在歷史上創造了一個空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紀錄的部隊，到底是怎麼樣一種神氣呢？我們這些年青的孩子們，往往用幻想去織成一個回答，有時竟在夢里看見那一些人：身軀非常魁梧，結實，臉上帶着笑，有一雙銀鈴般明亮的眼睛，帽子上一顆美麗驕傲的星星……只要是刊着這個部隊的消息或訪問記等的書籍和報紙，我們平素都搶着看。但因爲作者的描寫不同，也就有的用筆把他們描成一個鬼，有的畫成一尊神，看過後仍使我們捉摸不定，覺着那地方離自己太遠。

「我們今天看看他們的鬍子到底多長！」

老江的話逗得大家發笑。實在第八路軍這年來也真有點像神話里的人物。

前天，不知誰說八路軍要過山西開往前線了，就要到太原；大家便忙着做旗，做臂章。去時天落着雨，把樹葉子打得拍拉拍拉響。因爲都是從北平倉卒逃出的，大家多半只有一件單衣服，一雙鞋子，平素一遇着落雨，便都躲進屋裏。但那一天大家却毫不猶豫地冒雨出發，整齊自己的步伐，用大刀唱各種救亡歌曲。當天不知爲什麼，第八路軍沒有開過來；大家直直在兩里等了三個鐘頭，末了要回來時許多人還想留下，恐怕萬一第八路軍過了，錯過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這一次大家還像一堆活生生的火苗。一走出國民師範，大家便跑起來。好像有心和八路軍比一下，怕八路軍笑話我們，大家都跑得非常齊。在夜色里只有一種帶着嚴肅的沙沙的腳步響。女同學一個也沒拉下。出去小東門，已看見車站上的一片燈火。我們眼望着車站開始唱歌：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不要是八路軍開走吧？」

「被提醒，大家又跑起來了。」

車站上停着兩列車。各界救國會的代表告訴我們八路軍停在東邊那股道上。剛剛分辨出那車上的人影，不家便邊走邊喊口號，

「擁護抗日軍！」

「歡迎抗日軍北上抗日！」

「收復失地……」

車箱上馬上有了回應，聲音一口鐘一樣的；

「大家上前線去！」

「誓以我們的頭顱」

去收復我們的失地呀！」

車廂里有一個人領着大家呼口號，聲音里有祖國受難了幾十年的沉痛，有全民族要求解放的怒吼，有屬於一個忠勇的戰士堅決。

我們唱「擁護抗日軍」，他們唱「上前線去」，後來大家合唱「救國進行曲」。必溶合了，力溶合了。我們一邊唱，一邊用眼睛仔細地向車

里打量：他們穿着綠色制服，樣子沒一點怪處；特別的倒是在他們表現在精神方面的；活潑，勇敢，火一樣的熱情，「抗戰勝利者是屬於我們的」的堅信。

歌聲剛停，我們的楊禿子便開始講話。他

在北平夏令營做過司令，這次又是從保定這條路徒步逃出來的，家在東北，前年回去差一點沒有給逮去槍斃了，自己已有鬥爭的經驗，有切身的苦命，用一種像海潮沖擊着沙岸的音調，充滿了感情，訴說了我們這羣流亡同學的來歷，現在情況，和參加抗敵工作的決心。

我們馬上得到一個很真摯的英勇的回答。是一個中等身材的武裝同志，他從車上跳下來，對我們行過軍禮以後，便對我們演講。他首先說現在中國應該做到真正的團結，在政府領導之下，給侵略我們的敵人以致命的打擊，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跟着他說到他們現在的態度，堅決地要抗戰到底，驅逐敵人出中國去。他希望我們在後方的知識份子，能切實地負起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任務。

「我們堅信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我們八路軍要拿我們的熱血和頭顱，去收復平津，收復東北，回答平津流亡同學的慰勞！」

他在掌聲中結束了他的演講，我們和他們合唱一個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呀！」在唱完歌後，一個東北同學跳出來喊了一句。等到大家要一樣和着他喊的時候，他倒用手掩着臉哭起來了。六年了，他逃往關內，沒從他每親和姐姐那里得到過一個字。

隊伍解散，大家和他們作個別談話。每個人都很快地跳上車，拔到了對手。跟我談話的，是個二十多歲的年青小夥子，原來是個莊稼人，在江西時就加入這個部隊的。等他談到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臉上非常興奮。

「你們的後防怎樣？」  
「我們不要後防」。他的回答非常截斷。我們都開到前線上去，打到那里，就在哪里建立我們的後防」。

等我問到他們的槍支是否夠的時候。他伸出他的兩隻手來。「我們有手，有手就有槍，我們要去前方奪敵人的武器去」。

嗚嗚……汽笛響了，這是推身號。正談得興奮的時候，這簡直是一盆冷水。大家墜在肚子裏的話，一句也說不出，只緊緊地握着對面的手，結巴着說。

「再見吧！」

「再見，前線上見！」

火車像一匹原始的野獸一樣，向着前面黑色的原野里蠕動。我們瘋狂地呼口號，他們也瘋狂地呼口號，老遠了，連他們的影子都不見了，有許多同學眼角里還掛着興奮的淚，用手向他們擺着，嘴里喊：

「歡送抗日軍！」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恐日病的消除

愁文甫

有許多事，並不是實際上存在的，却全是自己心裏「怕」出來的。譬如怕鬼的人，本來鬼有什麼可怕，但是因為他「怕」的緣故，於是一叢樹，一叢草，一塊石頭，都變成鬼了。蒲子解蔽篇有一段語：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這段話活畫出一種怕鬼心理。其癡癡情狀，真叫人覺得又可笑，又可憐。和這怕鬼相類的事很多，而尤其是戰時心理。從前符堅伐晉，望見八公草木，都以爲是晉兵；聽見一風聲鶴唳，也以爲晉兵趕來了。這和那位怕鬼的人不是極相類似嗎？現在有些人對於日本正害了這個病症。

日本原來沒有什麼可怕。他的經濟恐慌，他的社會危機，她的脫了軌的故治，他的四面楚歌的國際關係，已經被多少專家揭發出來，我們不多談。即單從軍事上說，他這回在上海打得也够洩氣了。然而我們有許多軍民偏偏要怕他。在北方戰場上，有好處並不是我們被他打敗，乃是敵人還未判而我們自己先跑了。越怕越敗，越敗越怕。於是乎明明有進攻的機會而不敢進攻，明明還可以防守而輕易放棄。逃難的逃難，當漢奸的當漢奸。用不着敵人來打，我們自己早紛紛亂得不可收拾。這不是敵人真利害，倒是因爲我們的「怕」，他才利害起來了。

宋朝時候，有個人害一種神經病。他一睜眼就看見一隻獅子張牙舞爪地來撲他，把他嚇得要死。後來程伊川教他再見着那獅子，儘管不要怕，一直去打牠。這樣做了幾次，那獅子就不見，他的病也好了。我希望一班害「恐日病的人」，也儘管不要害怕，一直向前衝去。你將會看破日本那兇惡野獸，原來不過是一個假像，當不起我們的一擊。

# 沉默的凱旋

王余杞

前面是一條大街。直到昨天這地方仍然是人山人海！彷彿全是天津市的人都集中在這一條大街上，他們每天每天從河北城內東馬路一帶流水地湧來，希圖能夠進入那邊租界去。鐵柵界就在眼前，可是鐵柵早已拉上，鐵柵內還站着一排憲兵，中間一架大炮，炮口正對着慶樂在這條大街上類似鷲弓之鳥的人羣，威風十足。

大砲的威風終掃滅不掉人們的希圖，這時候，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可希圖的呢？於是虛怯而又勇敢地前面的人領着後面的人，後面的人推動着前面的人，一齊邁步直向大砲口上撞着步子，一步，兩步，近了，近了，眼看着鐵柵欄就在眼前，通過鐵柵欄便是租界！租界啊，那才是一個安全的託命之所。

鐵柵欄的口子正站着幾個工部局的巡捕，其中爲首的自然有意大利人，他是一個大胖子，肚子原來就是凸出的，這時却更加凸出了，光景不無幾分做作。做給誰看呢？他的眼睛倒並不會落下來看人，一眼望着天上，同時也舉起手裏的手槍！

「拍拍拍……」槍是朝天放射，目的不在打死人；可是人們能感到恐怖也正是在那沒死之前。槍聲一響，大家便都不約而同地直往後退，轉身就跑，

撞擠着，踏踩着，嘴裏喊出聽不明白的聲音，亂成一片。等到槍聲沒有再響；而且跑到了個相當距離，才又放胆停下來，脚下踩着電車軌道，回頭望望，電車軌道直通到租界！就在那邊，商店都開着門，並且還有人高接在洋樓窗口上望着這邊的人發笑呢。

看看一天又過去了，飛機的轟炸聲雖已聽不到，而平均每分鐘七響的大砲依然不斷；東邊天？閃出一派紅光，那不是晚霞，那是老車站一帶又燒起來了。

懷着失望的心情，倦鳥般各自尋找一席棲息之所。這里沒有家，一間狹小的屋子也必須容納二三十人擠在一起；甚至還有連這樣的地方也找不到的，就只好逗留在小胡同裏，揀着老的抱着小的，靠着牆根，準備再來熬受一夜。

這一夜過去，到今天，情形忽然變了：最初是有許多小孩子和幾個有白面癮的分散在各處，手裏拿着一把紙的和布的太陽旗，一邊跑着一邊喊：

「買國旗啊！買國旗啊！」

賣價非常公道：紙的一毛錢兩支，布的一支也只要三毛錢。就有人想着——應該買一支吧，沒法子！這主意，贊成的人很多，附和的人更不少，儼然造成了一種風氣。看吧，那家門上沒裝飾着一面太陽旗呢？那個行人手裏沒高舉着一面太陽旗呢？——沒拿着太陽旗的倒反而是例外，處處引人注意了。

拿着太陽旗，稍稍放了心，站在大街上，等待，暫且等待着。

## 北平學生移動劇團

### 在濟南

荒煤

平津的陷落，造成了多少人的流亡，我們十幾個人逃到天津，過着非人的生活又輾轉的流到山東來。

重新踏上祖國的土地，我們是興奮而又悲哀！這力量會給我們最大的決心今後永遠的努力，因此，當我們第一次來到濟南，我們就決心把劇團——在北平已組成，只未實際的農村工作——維持到底。不過那時我們的人力物京還不夠，一切還須要充實，所以又決心力去充實一下力量。結果，在京，在各方維持之下，滿意的作了幾次公演。同時內部也慢慢的從奮鬥中充實起來了。

因爲山東是國防的第一線，我們又決心回到山東來，歸來，我們是加工的勞作者。

一方面，團的內部，我們添加了劇員，嚴密了組織，加強了各部組及每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二方面在出演的的工作上，我們也是有了——一個相當大的展開。

內部的組織，目前爲了工作的效能，我們暫劃爲幾個部組，除正副團長外，設總務宣傳二部，總務括有事務會計文書圖書等，宣傳括有通訊劇務音樂漫畫講演等組。團的最高權利所在，爲全體大會，其下有常委會，處理經常工作事宜。以上是組織的大概，我們再談對外的的工作情形。

本來此次由京返濟，是計劃在短期內就到農村去。想不到在濟南能留這麼長的時候。自

果然等待出一點結果來：來了一羣警察。——他們空着兩手，服裝全換過了，原更是黃色，現在是黑色，大概是以示區別之意；帽簷下的青天白日徽章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圓新色痕迹和當中一個針孔作爲傷心的表記。他們走進人叢中，通知大家，說河北城內東馬路一帶都沒事了，各人可以安心回去。

「不打了，說得非常堅決，光景到很能忠於職守，『不信你們聽——』」

大家一聽——聽不到槍聲，聽不到炮聲，雖然飛機還在頭上飛，掉下來的已經不是要命的炸彈而且親善的傳單……

「……爾等其各安居樂業……」

警察嘴裏的話大概是不假的了。——這是一樁新的奇聞。本來嗎，租界既然不敢進去，待在這裏又何嘗不危險？這裏沒有家，沒有住處，沒有吃食，日子長了又怎麼辦呢？回去吧，只好回去吧！

每人手裏拿着一面太陽旗，太陽旗在人他上飄飄，分散開，又縱行列，行列各行回到頭們被炸被轟被燒被搶過了的家。自早到晚，人才散盡。

人散盡了，時候又是黃昏，長長一段大街只剩一派冷靜空寂：街燈閃出慘淡的光暈兩條電車軌道爬伏在地下。街邊兩旁的商店儘管奉了營業的命令始終是雙門緊閉。那邊，鐵柵欄後的一排雄兵和一架大炮，似乎也因爲無感可示，非常沒趣。

驀地從遠處傳來一派汽車聲，兩隻東燈射正驕傲的光輝，呼呼呼，飛駛前來，一輛，二

輛，三輛，以至十幾輛，每輛都是敞棚車，然車上都露着十個八個日本兵，平端着槍，如臨大敵。來了，來了，直衝向跌棚欄處：從那裏再轉過頭來，呼呼呼，去了，去了，又去到了遠處。

汽車牽連不斷地開來，使人連跨過橫街的機會也沒有，便只好在街邊敬候着。——那是人們的義務，他們很能知足。

倒想不到在牽連不斷的汽車行的空隙中，從對面偶然漏過來了兩個結伴的人——那是兩個槓夫，抬着一具白木棺材。棺材木料太壞，一塊血迹已經浸染到棺材外面來了。

然則躺在棺材裏的那位是怎樣死去的呢？

死者不說了，活着在街邊敬候機會的人却又似地交談着：

「肅靜了，一爺，您哪！」

可是他們終於不會敬候到機會，只有那位死者。在呼呼呼的汽車聲裏衝了過來——他算是飄旋了，那才真是「沉默的凱旋」哩！

(雙十節在開封)

### 針針見血

倫敦每日前鋒報記者近晤宋子文先生，詢問中國可否停戰。宋謂：『若現在可以停戰，則吾人起初就不要在盧溝橋抵抗敵人，吾人儘可在彼時便求和，何必等到華北淪陷以後。』宋又謂：『中國政治之統一，需要繼續抗戰。若政府僅以華北或上海之淪陷便求結束戰事，則政治統一便不可能。中國軍隊士氣極壯，忽而停戰，必致惡果！』宋子文先生看得深刻，說得痛快，可算是字字金石！

每，時間允許，我們會多做出一些工作來。所以在濟南公演的次數的確不少，並且每項都是相當的滿意。

第一次公演，在省立民衆教育館，招待各界。劇本是烙痕同打鬼子去——後一個是我們梅白君自己寫的，這次公演的目的，一方是我們自己的試演，二來是想聽取一些批判，作將來工作的參攷。因爲我們自信是幼稚，關於劇本採取的水準，及工作技術的表現等，都有聽取一些建議的必要。

想不到的，這一次公演，我們得到了好些滿足。各方的讚許，雖給我們慚愧，然而更大的的是給我們了興奮同努力，使我們一鼓作氣的在濟南完成了這許多工作。

第二次第三次的公演，都是在民衆教育館，一天是慰勞前方抗敵將士，另一天是賑濟災民。票價，爲了吻合大眾的經濟能力，定爲一毛二毛，兩天都是滿滿的人，票沒有一張剩餘。在第一天公演的時候，不知多少觀衆都落了淚，第二天，有一位年老的人，曾是大哭出聲來！我們不敢說這是演員的成功，可是在那裏一個大的沉靜的場合裏，七八百人吞聲啞泣，這不能不使人動容。其後，在青年會慰勞傷兵，在第三路軍事教導團以及全濟市的宣傳週，我們各演了一次，都是相當的滿意，人破格的擁擠。

不過，最使我們難以忘情的，是在辛莊兵營——離城二三十里，濟南最大的兵站。這是我們最成功的一次，也是我們在濟南工作的最後一次。那是一個夜境，深藍的天色，望不透幕底，沒有星星沒有風，只半圓的月亮掛在當

# 是否還要反帝反封建

姚雪垠

## ——主題論之四——

因為忙，快一個月不給你寫信了。

### 關於救亡文藝第四封信

上次信上我告訴你我們捕獲了一名漢奸和一名日本人，正寫到要把他們拋向海里的時候，就突然擱筆了。我想你一準為那兩個快下水的傢伙捏了一把汗，關心着他們到底是死呀活。好弟弟，這事情簡直像開了一個大玩笑，結果叫你想也想不到！

他們兩個都是我的老朋友。那位日本朋友他一向在東京鬧革命，坐過幾次牢，如今不得已逃到中國來。假若不是我同他們很熟識，知道他們的來路和根柢，你想想，這兩個人死得冤屈不冤屈？

以後，我們聰明了，遇見日本人不再不加判斷的就想拚命了。日本人並不是全可殺，可殺的只是侵略我們的少數人，他們是大眾的壓迫者，剝削者，軍閥和財閥。不管日本軍隊在中國是怎樣的兇暴殘忍，不管我們同那班又像「瘋狗」，又像豺狼的日本軍閥和財閥們是怎樣的勢不兩立，仇深似海，但我們同日本的勞苦大眾永遠是好朋友，正所謂和尙不親帽兒親。在前年，曾有一個日本的汽車夫拐走了一車子彈，送給吉林東部的義勇軍；在最近，我們在報上又看見許多日本大眾反戰的消息——這足見日本的大眾是會同情我們的。我們是所謂文藝工

作者，對於講正義，愛和平，要革命的日本人，將回敬一種什麼禮物呢？

以上談的是日本人，算是一點枝節話，像說書的說子一個書帽兒；以下就言歸本題，談一談「反帝」和「反封建」。

自從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十幾年來一直是站在反帝和反封建的大旗下。如今這兩個口號仍然很重要，不過運用起來就略有不同了。反封建是對內的，反帝是對外的，目前和帝國主義的對是一個大矛盾，和封建的對立是一個小矛盾，我們應該緩和了內部的小對立，加強了外部的大對立。但雖然反帝更重於反封建，却因為我們現在對日本帝國主義正進行着決死的鬥爭，就不能同時去反對所有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帝國主義並不是整個的，她們之間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對立，因此當我們從事民族解放戰爭的時候，有許多帝國主義起來給我們同情和援助。我們為加強抗戰的力量，不得不同一部分帝國主義做朋友。這樣以來，反帝和反封建雖然是在我們這殖民地國家天賦的兩種任務，但為適應當前的客觀環境，在執行策略上就不能不稍加變通了。

帝國主義既然在某種場合上也會愛和平，反侵略，那麼封建人物是不是會跟着我們抗日呢？小弟弟，你沒有讀過「春秋」啦，「四書」啦，「史記」啦……這一些古舊的書籍，但你是讀

頭，遠處看，天邊是黑洞洞的模糊，近處，是一萬多英勇的弟兄所堆成的槍林。一個土台，那就是我們的舞台，台的四週，數不盡的一些紅色的面孔。

演「放下你的鞭子」，他們辨不清真假，每個人的心上迸發着同情。

錢像雨點一樣落在台上，淚爬滿了每個人的腮！

有幾個角落，他們情不自禁的叫喊起來，掌聲，彷彿一個突然的騷動從四邊滾來。

最後，在一個悲壯的合唱中，結束了那個盛會，我永不會忘了那麼多的觀眾，那麼多的純真而又樸素的心！

此外附帶報告一點：我們的劇團，從今天起暫時改為戰地工作移動劇團了。從明天，我們就離開濟南到魯東去；以後我們還想走遍山東每一個農村底角落裏。

我們在不久的將來，還會到開封去的。

傳播抗戰消息之一

**華北唯一大報**

**河南民國日報**

消息確實 靈通可靠  
評論適當 文詞新穎  
編排省目 宗旨純正  
印刷精良 郵送迅速

地址：開封河南省黨部街





# 救亡文二戰區

## 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

### 工作綱領

一，爲了爭取民族革命戰爭的勝利，依據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命令，在司令長官行營直轄之下，設立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以雁門關長城內外十八具（即天鎮，陽高，大同，懷仁，廣靈，靈邱，渾源，應縣，山陰，朔縣，平魯，左雲，右玉，繁峙，代縣，壽武，以神池，偏關）察南五縣（蔚縣，陽源，懷安，涿鹿）及綏遠全省，爲本會轄地及動員範圍，本會並得依戰時情況的變動，隨時擴大動員範圍及管轄地域。

六，民族革命戰爭地總動員委員會，負責在上述地區內，執行下列任務：

- 一，動員新兵上前線
  - 二，組織人民自衛隊（辦法另定）
  - 三，動員盛運輸
  - 四，運送和招待傷病人員
  - 五，組織人民團體
  - 六，組織戰地的堅壁清野偵察敵情封鎖消息
  - 七，進行劃除漢奸運動
- 根據上述任務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行營得向總動員委員會提出各個時期內的任務，由動員委員會依據可能，製定具體辦法負責實施。
- 三，爲保障此地動員委員會順利完成上述任務由司令長官行營嚴令戰區各級政府執行下

列各項：

- 甲，積極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
- 乙，扶植並保障人民抗日的結社集會之自由
- 丙，積極喚起民衆，訓練民衆，挑選積極勇敢分子發給槍械。
- 丁，實行合理的負擔，改善人民生活；
- 戊，在動員中堅決的實現有錢的出錢，大家拚命的原則
- 己，實行減租減息並救濟失業與災民
- 庚，改善勞苦大眾的勞動條件及生待遇
- 辛，免除過去的一切攤派剝除中飽
- 壬，堅決的實行合理的負擔
- 癸，堅決實行已頒佈的優待抗戰軍人家屬條例
- 甲，動員應採取積極的宣傳，說服，發動擴大羣衆的自衛性，反對強迫。
- 乙，由司令長官行營嚴令各軍執行優待新兵夫役辦法愛護牲口車輛保證其物質供給，禁止打罵虐待，違者嚴懲不貸，牲口車輛如有損壞者應付賠償，夫役因公遭受傷亡者，應給以撫卹。

天幾乎除了吃喝拉屎以外，輕易不離座位，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爲着將來畢業升學，當教員拿薪金，至於他們課外讀物，不是八股文便是古詩源或老「三國演義」等章回小說。另一部分是挑皮搗蛋，吊兒浪蕩，吃喝嫖賭的富家子弟。他們吃穿闊綽，穿堂子走衙門習爲慣俗，結交地痞流氓自然不在話下。由此我們知道他們也許會被漢奸收買誘惑，而走上出賣民族之路的危險性是麼大呵！

這樣一斑如此，一校如此，他校便可想而知。那麼有人提出叫這些學生下鄉宣傳，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我看這趕快把這千萬個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的所謂「知識份子」組織組織，訓練訓練！不然這對於我們全面抗戰的勝利，是有絕大防礙的！不信，我給你舉個例子：最近中央軍校十四期招考軍官，我們校里有同學要去，他們眉飛色舞的喊着他要當官，平常和他有私仇的可要防備點，這樣他們仍染有升官發財，勇於私鬥的惡習，是多麼可怕呀！現在來談學校當局的情形。我上的學校簡直可稱買賣學校，他們辦學大部都以賺錢爲第一要義。對學生奇重的費用收入不說。另外他們還想得到教育當局的獎金，所以便不惜一切的用各種方法壓迫學生死用功，以待將來畢業會考取得第一，既名譽又有一筆獎金，兩全其美的事，何所不爲？但是這樣以來，就苦了我們學生了。我們同班一位身體很弱的同學，被繁重的功課逼着，早晨「開早車」，晚間「開夜車」，現在重病在醫院，生命已危在旦夕了。還有一個更氣人的：一天下午剛上歷史課

四，戰地動員委員會的組織原則如下：

甲，各級（縣區村）戰地動員委員會以民主集中為組織原則，凡在上級動員委員會應絕對對行，在各級動員委員會中，討論和決定工作時。允適充分之討論，但決定時應少數服從多數。

乙，戰地動員委員會之組織應包含下列人員：（一）各省政府代表，（二）戰地軍隊代表，（三）各民衆團體代表。縣區一級戰地委員會應有，一，縣政府區公所之代表，二，民衆團體代表。村動員委員會中應有民衆選舉之過半數代表參加。

丙，各級動員委員會設正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並以五——十人為常務委員由動員會全體委員選舉之。

丁，各級動員委員會下均設立下列各部處

一，組織部 二，宣傳部 三，人民武裝部 四，動員分配部 五，剷除漢奸部 六，總務處各部均設正副部長各一人。部之下設科，各科設幹事若干人，由委員會通過會令之詳細辦法另定。

戊，徵調與分配幹部應不分信仰地域地位以集中人材為標準。

（五）為便利各級動員委員會與各方面之關係規定如下：

甲，與各地政府之關係：

一，舉凡在戰地動員委員會管轄之下的各縣區村一切戰時動員工作，統由各級動員委員會負責實現，各級政府應積極協助，不違阻抗

或破壞。

二，凡一切與戰地動員工作有關之事件，各縣政府區公所村公所應服從戰地動員委員會之規定。但戰地動員委員會不得干涉各級政府的經常行政工作。

三，如有阻抗或破壞戰時動員工作者，各級政府應協同戰委會懲罰之。

乙，與各部隊的關係：

一，戰地動員委員會只向司令長官行營負責，其動員計劃係根據司令長官行營之命令實現。戰區各部隊得在總計劃之下，向各各級戰委會提出要求（糧秣新兵夫役等）但不得干涉動員事務。

二，戰地各軍應給各級動員委員會以各種必須之幫助。

三，戰地各軍隊如對各級戰委會的工作有意見時，應通知各該地的上級動員委員會或呈報司令長官行營改變或糾正之，不得擅自干涉。

四，戰地部隊如有阻礙或破壞戰時動員者，各級動員委員會具報該部隊上級機關或司令長官行營要求糾正。

丙，與各羣衆團體關係：

一，各級羣衆團體得選舉代表參加動員委員會協助動員工作。

二，戰地動員委員會應尊重，各羣衆團體之獨立。

三，各羣衆團體之代表如有阻礙動員事宜之事實各團體得要求撤回另派。

——完——

，我正在看「風雨」，不知道歷史教員什麼時候走入教室來，他立刻厲聲的罵我，不願聽他的話，滾出去！等我站起來善意的和他說，我們講歷史最好和現在實際生活連繫起來，國難當頭我們不要再死板的講幾千年的原始生活，他却更厲害的說我有意給他反對，要報告訓導課開除我。先生，請問教育廳公佈「非常時期的教育」應作何解？

最後我再告訴你先生！雙十節前一天學校風聞學生有「罷課」的醞釀，當時校長招集大家，大「訓」一頓，說大家不要盲目妄動，救國大事自有政府辦理，學生只要讀書便是救國要數國只有讀書。所以雙十節那天，連本市抗敵總會公開召集的歌詠遊行，就沒叫參加。先生，讀書真能救國嗎？現在我胸裏還積鬱着一團憤火！

先生，我知道你是願意指導我們的，在現在這民族神聖的全面抗戰巨礮下，小小的開封有千萬個青年埋在死書堆裏，千萬個青年浪蕩在街頭，千萬個青年胸中積鬱着無處發洩的憤火，對救亡的效果上是損失多麼大的力量呵！先生！我向你要求：救救開封學生吧！

專此 謹致  
民族解放的敬禮！

讀者田家豐上十月十二日